

结发妻

世界文學名著

結髮妻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張

世界文藝名著結髮妻 一冊

(82752)

The First Wife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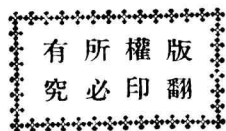
原著者 Pearl S. Buck

譯述者 常吟秋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五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譯者的話

自從發表了大地之後，Pearl S. Buck 的名字便轟動了美國的文壇，而且立即引起了中國朝野的注意。大地的原本開創了三十五年來「Best-sellers」的新紀錄。

她在一八九二年生於美國的希爾斯波羅地方，出世纔四月，便被父母帶到了中國。雖在十七歲時回到美國去進墨肯大學（Randolph-Macon College）但畢業後仍舊回到中國來，侍母病兩年，便和布克教授（John Lossing Buck）結了婚。一九一五年重往美國，在Cornell取得學位，次年的秋天仍回中國，從那時起便潛心著作。一九二九年因要事回美一次，旋即來華。一九三二年再度返美，但去年十月康脫盧梭號輪船又把她載回中國來了。從這上面可以知道她的大部份時間完全生活於我們的國度裏。因此她認中國為她的精神上的父國。在她的作品內差不多全以中國的平民社會為背景，而深染着純粹的東方色彩。美國的一位批評家說她能

够像哈姆生那樣描寫飢餓的人們，像小泉八雲那樣表現東方的生活，確是第一流的天才。而她自己卻說，「我主要的快樂與興趣便是人，因為我生活於中國人之中，於是便是中國人……我和他們是太接近，而且共通的生活太密切了。」

結髮妻及其他 (*The First Wife and Other Stories*) 是她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去年在倫敦 Methuen 書局初版。當中一共包含着十四個短篇，雖有些是曾經在雜誌上發表，但新的創作和修改卻也不少。在這書內把它們分成了三組：第一組新與舊，(*Old and New*) 是描寫西方思想侵入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新舊兩時代的衝突，這篇結髮妻便是開卷第一篇；第二組革命 (*Revolution*) 是描寫黨軍北伐後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片段，而大地的主人公王龍便在這裏面幌了一幌；第三組水災 (*Flood*) 是描寫一九三一年長江水災中農村破碎，貧民顛沛流離的慘劇，有幾篇是為助賑而寫的，會由賑災會轉送美國各大報紙發表，并用無線電廣播。在她的作品內，雖未必盡合於中國的國情，她描寫的人物雖未免流於典型式的人物，但我們不能否認她的觀察力的深到和同情心的博大。Richard J. Walsh 在這部集子的序裏說：

「顯然沒一個中國的本國人能够寫出他們自己的平民如布克夫人所寫。」這話固不能算作我們的定評，卻儘可視為我們的棒喝。總之，這一位外籍作家使我們不能不加以深刻的注意。

結髮妻

這一天，那姓李的茶葉商人正等待着他唯一的兒子從外國歸來。這青年出門已經七年了，現在，他父親、母親、兒子、姑娘，以及他的妻全在家裏等着他。渠們已是七年不見他了，各人的心中全在熱望着這青年到臨的時刻。這鄉鎮既不挨近海岸，也沒有鐵路經過這附近，究竟幾點鐘會到是誰也沒把握的。這是一個又小又偏僻的幽靜鎮市，四週是遼闊的平原，田地就在一條迂滯而很淺的小河邊。平原的左右便是萬山環列，低處的小山坡度還很和緩，但漸高漸險，深入雲表。在那些小山上種滿了無數茶樹，因此，這地方以產茶著稱。

冬季河水低落，除了一些騎着牲口或是乘着獨輪車從崎嶇小道而來的旅客們外，這地方的人民簡直和外界完全隔絕。現在卻正當夏季，雨水豐盈，河流高漲，民船可以由三百里外的海

口駛來。這茶葉商人就正是盼望着這樣的船舶把他的兒子送到。可是時刻是沒把握的，全靠順風，並且要候着海潮推過那些近海的淺灘。不過，也許他總在今天下午或是傍晚時分會到。如果碰巧遇着順風，則他來的迅速或許出乎渠們的意料。渠們老早就妝扮好了，而且坐着等了許多時了。

老太爺靜坐着，他是這一鄉的仁厚長者，祖上遺給他許多茶地，產生最名貴的香茶，又有一片茶葉店，架上滿佈着幾百年來裝茶的錫桶，全裝着各色各類的茶葉。他是一位被人崇敬的人，人們全服膺他的議論。這時，他端坐在慣坐的位子上，堂屋中一間方桌的右邊。今天，因為是他唯一的愛子將要到家的一天，他穿了一件深古銅色的綢衫，一件青緞團花馬褂。他看去是瘦削而蒼白，滿面烟容，他自從年輕的時候便把雅片烟抽上癮了，癮雖不大，但每天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得抽一點兒，每天全是那們多，除非有時悶起來就多抽點。因此，雅片烟倒也不會使他怎樣地憔悴或枯竭，不過兩鬢和兩頰略為凹陷，皮膚黃得發光。

他的對面坐着他的妻，那獨生子的老母。她曾經生下四個孩子，僅存了這末了的一個，渠們

倆把他當作掌上珠。無論甚麼事，她從沒有拒絕過她兒子的要求，簡直是言聽計從，無所不可。不過，她卻有些兒脾氣，這從她那黑而深沉的兩眼可以看出的，如果她被丈夫或兒子所屈服，那便免不了有一些爭持。可是在這時，她坐在一張和丈夫一樣的椅上，保持着丈夫面前應有的靜默。一個和她上下年紀的女僕站在一旁，捧着一根水烟袋，當她的太婆抬起手時，她便把手上的紙母子吹燃，點着那已經裝在烟筒上的條絲烟球，交給她的太婆。於是太婆接過去，每次吸兩口，仍舊遞給她，照着原樣再裝，再吸，沒有聲響，也沒有厭倦。如果偶然落下一點烟灰在太婆的灰色綢衣上，便小心翼翼地用她那粗糙的老手輕輕拂去。

在她下面的一張椅上，坐着渠們倆的媳婦，獨生子的妻。三十以內的年紀，雖不艷麗，也不粗陋，小巧、潔淨、端莊的容貌，和一雙非常美麗的纖手；這時她手上拿着一塊粉紅色的緞子，繡着一枝精緻的紫紅色的花，花枝上棲着一隻綠色的小鳥。她不時彎下腰去和一個小姑娘囁咕着，那姑娘約莫上十歲，坐在她身邊一張小凳上，也拿着一塊棉布勤苦地慢慢地學着繡花。她不時望着外面院子中，那裏有一個七歲左右的健壯的孩子和一頭小羊玩耍。他的天藍色的綢衫紮起

在一根大紅腰帶上，他可以很自由地運動。他正在梳着羊毛，一面笑着，一面抓着一握草料給小羊吃，等它來接時，這孩子一跳轉來，大笑地狂叫着，望着那小羊蠢笨的驚慌的樣子。裏面的小姑娘每聽到這樣的狂笑，她便抬起頭來羨慕地微笑着，而她的母親也每次低聲喊住她：「兒呀，看着你自己的事罷。」她的母親和祖母的腳全是裹得小小地藏在花緞鞋裏面的，就只這小姑娘卻是天足，因為她父親回信不許裹。

這幽靜的屋子裏一下午雖然表現着這樣平靖，然而實際上沒有一些兒平靖，所有的只是緊張的期待的心情，兩老念着這多年不見的愛兒，妻子念着她的夫婿，老太爺呆望着那頑皮的小孩兒，但他那肅靜的臉卻顯示了他的心不在這孩子的身上。老太婆轉過來問那僕人：「你已經吩咐廚子買鴨子晚上吃麼？」

媳婦馬上抬起頭來，很溫順地接着說，「我已經去看過了，媽媽，他喜歡吃的東西全預備好了。」

他看看老太婆的茶杯空了，隨即起身摸摸那把磁茶壺，還熱，便倒滿一杯，雙手捧給太婆，又

把老太爺杯子裏面的冷茶傾去，倒上一杯熱的。然後重行坐下繡她的花。

誰也不能從她那可愛的手的安閑和那抿着的嘴的寂靜裏看出她內在的興奮。不能的，她是那樣沉默地坐着，下午的陽光從門外映到她的身上，她的面部光潤而淡泊。她的藍綢的衣裳淺得近乎灰色，但那美麗的雙眉襯在白皙的皮膚上，恰像兩皮窄窄的柳葉覆着一雙晶黑的眼珠，她的黑髮整潔地梳成一個光滑的巴巴頭，帶上一個網子，當中插着一枝金簪。她並且帶着玲瓏的金耳環，她的耳小巧得恰到好處。不時，她用舌尖潤着她的櫻唇，非常輕巧而縹緲。

忽地，那孩子在院子裏滑着跌倒了，伏在地上等人去攙，面上滿是淚，她即忙起身奔出去，扶起來，給他拍去灰塵。這時她的面色便有些改變了，她把孩子抱着一會，用着她恬靜的聲氣安慰他：

「別哭，好孩子。你爸爸就要到家了，若是他回來說看見你哭，那成個甚麼樣兒呢！他出門時，你纔只滿一個月，老是哭；現在他回來又看見你哭，那他不會以為你整哭了七年嗎？」

這孩子聽着又笑了，把衣袖擦着他的眼，她從大襟上拉下她的手帕給他揩乾了眼，把他帶

進堂屋裏，給他一杯茶。老太爺望着那孩子摸摸小鬍鬚，笑一笑，用他那慈愛的聲調說道：

「女兒呀，我兒子一定喜歡你的啦，你給他撫大了這樣一個好孩子，而且我們一定把你侍奉我們的一切情形告訴他，賢妻良母，不愧一個模範的媳婦。在定親的時候我們雖是摸不清，辦過喜事後我們全家便享着福了。」

「但是我們早就知道她家是門當戶對的好人家，」老太婆隨即接着說了，「我時時說着我要給他討一個富家的好孩子，決不要這些潑辣的固執的鄉下大姑娘。不要，我自己就是富家的人，只有他們纔是頂好的，他們的姑娘全受過好家教啦。」

「你來了三十五年了，我自然知道的，」老太爺笑着說，「你的錯處就只沒有把我的孩子全養活，可是這我不怪你，自古人人皆有死，只爭來早與來遲，命裏註定了。我們也沒有法子想啊。」

老太婆嘆了口氣說，「可是這最小的一個卻是最好的，他長命百歲，而且是這樣的顯貴了，在往日，我們可以替他捐個縣官了。不過現在怎樣我就不清楚。」

「我的淵兒是不必担心的，」老太爺肯定而得意地答着，「憑他的學問，我們不必替他担半點心。東西學術，他全有呢。」

他的話剛說完，渠們聽到了大門外傳來的聲音，挑夫抬着行李箱子的紛擾。又聽着了那派去接淵的僕人的聲音。另一個聲音也聽着了，這是渠們所熟悉而傾聽着的，可是，這比渠們所記憶的沉滯而且似乎有些異樣。

「啊，我到家了！」

聽着這聲音，老太爺趕忙站起來，但他想想怎樣纔合宜時，他又重複坐下來等着。老太婆則把雙手緊抱着自己。媳婦急忙喊着她的姑娘，站起身，跟在婆婆的背後，那七歲的孩子怔住了，跑進來緊牽着他媽的手。小姑娘拿着繡花布呆立着，睜大了兩眼釘住大門。可是她媽不會抬起頭，把眼睛釘住在磚縫裏，站着不動。

大門突然開了，她聽見他走進來，沉重的脚步，他是穿着皮子做的鞋，在石砌的院子內走得囊囊地響。他走進了堂屋，先到父親的跟前。妻從眼角裏瞟見老太爺站起身，又聽着她丈夫叫着

「父親，父親。」

「七年了——」老太爺說着，聲音忽然斷了，他開始冒出一泡眼淚來。

「您坐下罷，父親。」那青年說着，不自然地笑着，他倒了一杯茶給父親。「遠渡重洋，我又回來了——您的兒子，平安的回來了。母親！我在這裏呢。」

老太婆顫抖地站起來，把她的手驚喜地撫着兒子的臂膀。「但是，淵，我的兒，你長高了些呢，」她說着，「我看你是變了些，老練多了。」

「七年的時間是不讓我們不改變的呀，」淵流利地談着，再給母親倒上一杯茶。

現在輪到他的妻子了，他站到她的面前，她仍舊把頭低着。她是深明內則，受過良好的庭訓的。他站在她的視線凝聚的地方，她這時看見了他脚上的皮鞋和那堅厚而深色的褲料，她不認識的外國料，粗糙而不光。

「啊！」他說話了，他的聲調是冷淡而客氣。「我兒的媽好吧？」

「這真是我們難得的媳婦兒，淵，」老太爺突然流利地談論起來，「從沒有虧一點兒婦道

和母儀，謹慎持家，待僕人們也公正——」

「啊！淵叫着，「我的兒子呢？」

「我在這裏呀！」那小的一個高聲答應了，他呆立着，張着一對光洋似的圓眼珠注視他的爹。

淵笑着抱起他來，親熱地叫着，「這就是七年的變化呀！一個好哭的孩子，剛滿月，像一個紅蘿蔔，如今變成這長的人了！」

她這時可以匆匆地瞧他了，他已經離開她，吻着那孩子。是的，他是變化了，他是老練了，她的眼睛能够看出這分別來。當他二十四歲出門時，他雖有聰明和學問，究竟還嫩怯，如今卻似乎老成了，高了些，面部也顯着兩樣。七年的遠別把他改變了。他常是肯定地敏捷地笑着，談着，在往日他卻是嫩怯而固執的。他如今不再是一個少年了，而是一個成人，她的主了。她忽然感到羞澀，耳根漸漸地緋紅，她始終無言，推着她的女孩子上前去。

「兒呀，去和你爸爸說話啦，」她低語着。

但是那孩子低下頭去，笑着，直待她的弟弟喊出來，「我的姐姐在那裏呢！」

淵於是轉過來，慈愛地握着小姑娘拿了針綫的手，他說，「我的秀蘭呀，你在做甚麼活？你自己的鞋子嗎？枕頭嗎？」

「她如今是十歲了，」老太婆便接着說，「正是繡她自己的陪嫁衣裳的時候呢。她的媽懂得一切規矩教導她，所以她也正在學着縫她的陪嫁衣。」

小姑娘不耐煩地聽着這些話，她把下唇搭在上唇邊，眼睛望着地。她似乎要說甚麼了，她媽突然把手壓在她的肩上，於是她終於沒開口。

這年輕的父親，他沒有答覆他老母親的話。當他一張口，他又閉上了，停了一會——每個人全在傾聽着別人的話——他說了，結束這不自然的時間，「啊，回到家裏真好極了！我先到房裏去洗臉罷，河裏整走了三天，正要休息一會兒。旅行過西洋之後，我覺得這三百里路程走三天是太慢了！」他笑着出去了。

老太爺注視了一會，「三天並不算慢，」他對着妻說，「一定是順風了。假使阻了風，假使靠

人來扯繯，就是五天六天也不一定够。」

「我每天都到廟裏去過的，」老太婆肅敬地答着，「我每天去求發順風，我化了兩塊銀洋的香油錢給和尚。如果風不順，那纔是糟透了。」

老太爺寬厚地望着他的妻，他從不曾進過廟，拜過菩薩，他是孔老夫子的一位信徒，把菩薩讓給婦人孺子去信仰。「這正是多風的節季呢，」他和藹地說了。

這話卻使老太婆有些生氣了，她抬起頭來嚷着：

「呀，你老是不信，但我是屢試屢驗，菩薩是有求必應的，如果我不到廟裏去求。那我們的兒子在那大海裏，在那些異鄉裏，誰知道他不遇見些災厄！」

「噯，好，好，好罷，」老太爺和平地說着，好像這是渠們慣辯的老題目。「信你的神罷，不過，你在怎樣的季候裏去求怎樣的東西，我相信你是容易辦到的。」

夜間，渠們吃過晚飯後，淵檢出那些他從海外帶回送給渠們的禮物，他的妻走進房，這房間現在將爲她和丈夫所同居了。當他出門後，她因爲感到太孤寂，從不曾睡過這間房，白天，她把這